

写作与写作教学 参考资料

(上册)



旅大师专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编

目 录

一、主题和题材

- | | | |
|-----------------|-----|------|
| 1. 文章的立意 | 朱伯石 | (1) |
| 2. 立意浅说 | 符田路 | (10) |
| 3. 文章要有鲜明的主题 | 王心广 | (15) |
| 4. “文以意为主” | 楚江秋 | (22) |
| 5. 为主题服务 | 唐 骥 | (30) |
| 6. 文章的标题小议 | 思 蓉 | (35) |
| 7. 文章与材料 | 符田路 | (39) |
| 8. 题材问题上的辩证法 | 赖应棠 | (46) |
| 9. 选材要严 开掘要深 | 王 黎 | (54) |
| ——学习鲁迅小说《药》札记 | | |
| 10. 题材多样化与作家的生活 | 菡 子 | (66) |
| 11. 浅谈题材处理 | 古远清 | (69) |

二、结构

- | | | |
|-------------|-----|------|
| 1. 怎样锻炼思路 | 张志公 | (75) |
| ——谈文章的结构 | | |
| 2. 谈文章的谋篇布局 | 李正峰 | (85) |

3. 线索浅见 董兆杰 (90)
4. 在条理中见周密 复旦大学
..... 上海师大 中文系 (95)
5. 论鲁迅小说的结构术艺 范伯群 曾华鹏 (101)
6. 文章的开头、结尾和过渡 傅义 (113)
7. 射之有鹄，正中其心 张德林 (124)
——谈作品的开头和结尾
8. 关于“开头” 谢竹友 (131)
——简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开头及其教学
9. 记叙文的波澜 孙移山 (140)
10. 记叙文开头结尾三题 孙移山 (147)
11. 漫谈记叙文的过渡和照应
..... 张艺声 李正才 (154)
12. 文章的主次和详略 鲁非 (164)
13. 文章的层次和段落 鲁非 (169)
14. 谈谈过渡段的划分 陈祖楠 (175)
- 三、表达方式（叙述、描写、抒情）**
1. 谈叙述的顺序 满园农 (179)
2. 叙述和描写 蒋孔阳 (186)

3 . 描述事物的立脚点	孙移山	(196)
4 . 环境描写	代奎斌	(201)
5 . 漫谈文学作品中景物描写的作用		
	徐荣凡	(205)
6 . 景物描写的艺术	张 杰	(210)
————学习鲁迅小说札记		
7 . 从鲁迅小说中学习写景状物	王祚庆	(218)
8 . 略谈鲁迅小说中的白描手法	谢福銓	(222)
9 . 对话	蔣孔阳	(229)
10 . 谈人物的对话描写	脩龙恩	(234)
11 . 漫谈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王善忠	(241)
12 . 谈人物的肖象描写	黄世瑜	(247)
13 . 肖象描写的性格化	张德林	(252)
14 . 漫话细节	魏金枝	(263)
15 . 谈抒情	曹 衷	(271)
16 . 论鲁迅小说的抒情艺术	田本相	(277)

一、主题和题材

1. 文 章 的 立 意

朱 伯 石

任何一篇文章，都是由思想内容，组织结构，语言表达三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一篇好文章，则是三者的完美统一体。思想犹如灵魂，结构有似骨架，语言好比血肉。灵魂纯洁高尚，骨架端正完整，血肉坚实丰满，才能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健康的人。三者之中，当以灵魂为主导。灵魂污浊卑劣，即使骨架端正完整，血肉坚实丰满，也只能是一个“败类”。为人如此，文章亦然。所以，写文章要首先讲求思想。思想正确、深刻，才能有益于读者，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革命事业。

文章的思想，不是象“天马行空”那样无所凭依，而是产生于作者对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和理解，它是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的。离开了客观事物，文章的思想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文章的思想总是同文章的内容紧密依存着，如影随形，如响依声。

不管写一篇什么文章，下笔之前，先要考虑的是，写什么内容，体现什么思想，这是关键性的头一着。这一“着”，

古代作家叫作“立意”。许多作者早就认识到“立意”的重要。元人程端礼说：“作文，以意为将军，转换开阖，如行军之必由将军号令”，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下笔之前，“立”好了“意”，有了“主脑”，好象部队有了“将军”，才能有领导地“转换开阖”，发挥其战斗力。所以，古代文人强调“意在笔先”。笔先有了“意”，才好对全篇作通盘考虑：如何开头，如何叙写，如何过渡，如何结尾；孰为主体，孰为次位；哪儿详写，哪儿略写；怎样疏密相间，怎样前后呼应；……陆机《文赋》云：“意司契而为匠”，杜甫《丹青引》描述曹霸画马说：“诏谓将军拂素绢，意匠惨淡经营中”著文、绘画，形式不同，道理相通，运笔用墨，要象能工巧匠那样精心设计，惨淡经营。据许广平的记述，鲁迅先生“写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手。那张躺椅，是他构思的所在，那早晚饭前饭后的休息，就是他一语不发，在躺椅上先把所要写的大纲起腹稿的时候”。（见《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一〇一页）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一文中，许广平又告诉我们：“写一篇稿件以前，常常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时期，有时候遇见朋友，他就会谈起来，说他看到了什么材料，想写个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不讲，静静地读书，默默地思索，或者暗自打腹稿”。（见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待写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如果下笔之先没有“意”，就好象部队之无“将军”，即使铺叙详尽，材料具体，也只是乌合之众，是不成其为好文章的。有的人不知“立意”的重要，提起笔来，象跑野

马，漫无边际，或则罗列现象，或则堆砌辞藻。由于缺少“意”这根红线的贯穿，纵然是珠子，也是散乱的。这就必然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执笔为文，总是短时间的劳动；文中所写的人、事、物、景，往往也是临时的，短暂的见闻，但文章的“意”，却不是一时凭空冒出来的，而是作者长期思想锻炼、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的结晶。张思德同志的牺牲，是临时发生的事。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而召集的会议，是短暂的活动。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从张思德同志的牺牲谈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进而论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把张思德同志的牺牲，提高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高度来认识。这样的“意”，却不是临时才有的，而是革命领袖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体现。陶铸同志一九五九年一月中旬写的《松树的风格》，说他“去年冬天”从英德到连县去，“沿途看到松树郁郁苍苍，生气勃勃，傲然屹立”，对它那种“不畏风霜寒冷的姿态”，“油然而生敬意，久久不忘”。文中对松树的“崇高的品质”，作了具体、形象的描绘，认为“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矣！松树要求于人的可谓少矣！”而且，“它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了人类“的确是做到了，‘粉身碎骨’的地步”。因而明确地指出：“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而“每次看到松树想到它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接着，陶铸同志用松树的形象和品质，具体、生动地描述“共产主义风格”，最后，

归结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象松树一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品质”，“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这是一篇思想深刻，立意高远的好文章。托物明志，以树喻人，这样的“意”，却不是偶然出现的，正如陶铸同志自己所说：“我对松树怀有敬仰之心不自今日始”。可见文章要有好的“立意”，思想锻炼、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思想浅薄，生活狭窄，知识贫乏，即使面对丰富多彩的外界事物，面对万紫千红的美好现实，也立不出好“意”，犹如深山探宝，空手而归；或者只拾取几片瓦砾，拣回几茎枯枝。

思想锻炼好，生活阅历深，知识积累多，有助于文章的“立意”，但并不等于就一定可以立得高远，还有赖于下笔之前对所写的事物认真观察，仔细认识，抓住其本质，攫取其精髓。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晋代陆机《文赋》中说他自己作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总是担心文章的“意”不能确切地反映客观事物，担心文辞又不能确切地表达文章的“意”。所以鲁迅说：“对于任何事物，必须观察准确，透彻，才好下笔”，又说：“不要看了就写，观察了又观察，研究了又研究，精益求精，那怕是最平凡的事物，也能创造出它的生命力来”。

方纪同志的《挥手之间》，是脍炙人口的好文章。文中所写的事件——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从延安乘飞机到重庆去同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当然是“非同小可”的大事。但是，如果只着眼于事件的表面，只看到飞

机场上毛泽东同志和送行人群的神情，如实写来，也不过是一篇一般化的记叙文。方纪同志是当时的现场参加者，凭着他的远见卓识，把这一生活现象同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联系起来，从广阔的社会生活范围内，高屋建瓴，深入挖掘它的社会、历史意义。作者把局部同全局联系起来，再以全局的观点看局部，看出了“当抗日战争胜利，我们的国家处在十字路口，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定胜败的斗争的严重时刻，我们的党和毛主席，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这样深刻的内涵，这就突破了实际生活的局限。文章立意于描述并歌颂革命领袖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精神，表现革命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由衷爱戴，伟大领袖对革命群众的关切和鼓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威力。这样的“立意”是高远的，有深度，有广度，不仅教育了读者，而且鼓舞了读者。“若登泰嶽而了远，方寸千里”，“若鏡明水止，纤芥眉須无留形”，方纪同志就正具有这样明睿、深邃的眼力。这样的眼力，同作者的思想锻炼、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是分不开的。这样的眼力，就是古人所说的“识”。“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这是非常正确的经验之谈。

我们强调思想锻炼、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对于“立意”的重要，但并非三者并列，“平分秋色”，而是“思想锻炼”占主导地位。在进步思想、先进世界观的统率下，深厚的生活阅历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泰山极顶观日出，历来被描绘成十分壮观的奇景，不少文人骚客，以此为题材，或著文，或吟诗，百花齐放，斗艳争妍。诗且不说，就所见的文而言，“立意”之高下，就大

相径庭。清朝姚鼐，写有《登泰山记》，资产阶级作家徐志摩（1896—1931）写有《泰山日出》，文艺战士杨朔写有《泰山极顶》。姚鼐是桐城派古文家，写文章讲求“义理”，讲求“神、理、气、味”（文章的内容与精神）和“格、律、声、色”（文章的修辞与形式），《登泰山记》表现出他的散文特色。他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跋山涉水，到达山顶。作者写“道中冰雾迷滑”，写“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写日观峰观日出，写古迹，写山石，苍松、深雪，融意入景，景中生情，表现出作者热爱自然的生活情趣。这样的“立意”，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它可以激发我们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的美好感情。

徐志摩写看见日出时“在茫茫的云海中，发生了奇异的幻想，我躯体无限的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拳石。这巨人披着散发，长发在风里象一面黑色的大旗，飒飒的在飘荡”。这是作者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是一面自我扩张的“黑旗”。这样的“立意”，是不足为训的。

杨朔同志虽然在泰山极顶因为天气不佳，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但却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人民公社化以后祖国大地旧貌换新颜，“这轮晓日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闪耀着万道红光，照耀到这个世界上”。作者热情洋溢地歌颂在党的阳光照耀下，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如日之升”的辉煌前景。作者在散文集《海市·小序》中说：“散文常常能从生活的激流里抓住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所以一篇出色的散文，常常会涂着时代的色彩，富有战斗性”。

这段话，是杨朔散文的最好注脚，也是《泰山极顶》的最好注脚。与徐文相较，“立意”之高下，固不可以道里计，与姚文相比，不也大有悬殊吗？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客观事物是林林总总、错杂纷繁的。天文地理、花鸟虫鱼，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可以入文，真可谓“万物皆备于我”。纵览古今百家之文，其“立意”高下之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乎“怎样写”。鲁迅写胡须（《说胡须》），写风筝（《风筝》），写狗、猫、鼠（《狗、猫、鼠》）写跳蚤、蚊子、苍蝇（《夏三虫》），冰心写樱花（《樱花赞》），杨朔写茶花（《茶花赋》），曹靖华写小米（《小米的回忆》），秦牧写菱角（《菱角的喜剧》），吴伯箫写纺车（《记一辆纺车》），写菜园（《菜园小记》），……都写得寓意深刻，发人深思，正如王夫之所说的，“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所以，鲁迅明确指出：“根本的问题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就更加可以看出，进步思想、先进的世界观对于文章“立意”之重要。

在进步思想、先进的世界观的指引下，生活阅历越深厚，知识积累越丰富，不仅有助于文章“立意”高远，而且可以使文章“立意”新颖。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打开心灵的钥匙。心灵活跃，视野开阔，就能夠把现实感受同深厚的阅历联系起来，引起联想，发挥想象。“谈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指的不仅是语言的适用，而且是文意的确立。“文章最忌随人后”（黄山谷），说别人说过了的话，立别人立过

了的“意”，就好象嚼别人嚼过了的馍，没有新鲜味儿。陆机《文赋》中提出“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来振”，是写文章时应该努力以赴的。他自己就很注意，说是“虽杼轴于予怀，惄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虽亦爱而必捐”。这样的求新、创新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客观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状态，作为反映客观事物的文章，就应该及时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这样，文章才会有生气，读者才愿意看，才能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茅盾在《白杨礼赞》里，写白杨“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看倔强挺立”，“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它是树中的伟丈夫”。以树喻人，喻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北方的农民，以及坚持团结、力求上进“在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靳以在抗美援朝期间写《耸天的白杨》，也是以树喻人，喻的是英雄的朝鲜人民，“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坚持工作，坚持学习，坚持战斗，就象那坚强的耸天的白杨”。袁鹰于一九六一年秋天写《白杨》，写兰新路上沿着铁路线的一行白杨树，“高大秀拔”，“哪儿需要它，它很快就在哪儿生根、发芽、长出结实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遭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也是以树喻人，喻的是带着家小下放到新疆去工作的干部。三篇文章，都着眼于白杨树的特性，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以树喻人，教育着读者，激励着读者，但又春兰秋菊，各异其趣，读来有如嫩绿清泉，饶有新意。

文章的“立意”，是文章的思想内容问题。我们强调“立意”的重要，并不等于说文章的形式——组织结构和语言表达就不重要。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二者相辅相成。下笔为文，要在讲求思想内容的前提下，讲求形式，努力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否则，必然降低文章的质量，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

（选自 1979 年 3 期《华中师院学报》）

* * * * *

蒲松龄摆茶摊

不少人读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后，好奇地问：“书中这么多有趣的故事，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讲讲蒲松龄摆茶摊的事。

蒲松龄是清朝时期山东淄川人。他出生后，家境日趋衰落。虽然他有一肚子学问，但总是得不到功名，直到七十二岁才熬了个贡生。他处身在这种环境中，对封建制度的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有较深的体会，因此，就想借神鬼狐魅的故事来加以揭露和抨击。

为了广泛地搜集材料，蒲松龄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每日天不亮就起床，背一卷芦席，提一只茶壶，揣上茶叶和烟丝，来到行人较多的大道旁。然后，铺上席子，放下茶壶，仔细地观察过往行人的相貌和衣束。如果看见谁象是见多识广的人，就硬把人家请了过来，要求人家讲些新奇古怪的故事。被请的人往往不好意思推辞，便根据自己的见闻讲起来。这时候，蒲松龄就一面听着，一面记着，如发现讲故事的人渴了累了，就赶紧泡上一壶茶，或递上一袋烟。有时一连听了十几个故事，还舍不得让人家走。

就这样，蒲松龄获得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其中不少故事经过加工之后，写进了《聊斋志异》。

（聊城地区、临清县教育局教研室辑录）

2. 立 意 浅 说

符 田 路

立意是写好文章的关键

文章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一篇文章要说明什么问题，表现什么思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有个明确的中心和主题，主题就是文章所要表现的主要思想和中心观点。写文章确定主题或中心观点，人们也叫立意。

立意，确定主题，是写好一篇文章的关键。文章的主题正确与否，深浅如何，直接关系着文章的作用和影响。《哥德巴赫猜想》，报道张志新烈士斗争事迹的文章之所以有力量，除了陈景润、张志新的事迹本身感人之外，跟文章作者善于从优秀人物的事迹中开掘出极富教育意义的思想内容有着直接的关系。

主题是文章的统帅和灵魂，是全篇文章的中心。文章材料的取舍，结构安排，语言运用都要为表现主题服务。文章的主题不明确，中心不突出，写起来就会抓不住要领，就会出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结构混乱，材料芜杂等毛病。我国著名学者王夫之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文章没有明确的主题，就好象军队打仗没有统帅，必然会成为乌合之众。例如有篇青年习作，题目叫《大学生活散记》，文章着重写了大学的三个“生活画面”：“外语热”、“一场风波”，“宿舍攻读”。其中第一和第三小题都

是写同学们刻苦学习的，但在两个题目中间却详细介绍了一场“风波”：两班同学因为抢位子引起了纠纷，批评同学之间缺乏团结互助的精神。作为一篇完整的文章，“风波”一节和另外两部分，在内容上没有任何内在联系，放在一起很不协调。这篇习作出现这种毛病，就是因为作者不懂写文章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贯穿全篇。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大学生活散记”，文章不能因为是“散记”，就有啥写啥，不要主题，不要中心。这样写，文章必然会成为杂乱无章的乌合之众。

要避免这种现象，唯一的办法就是重视立意，在动笔写作以前先把主题想好。这种先立意，后动笔的办法，古人叫做“意在笔先”，这是写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则。写文章只有先把主题想好，然后再以主题为中心选择材料，布局谋篇，才有可能把文章写得观点鲜明，条理清楚。有些初学写作的青年不大注意立意，他们拿起笔来，总是想着要把文章写得如何生动，话说得怎样漂亮，结果反倒会适得其反。唐朝著名作家杜牧说：“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词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阑溷（huán hùn，闹市），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如果不立意就动笔，只在词句上兜圈子，文章一定会越写越乱。

怎 样 立 意

写文章要有主题，那么主题是从哪里来的呢？

主题来源于具体的写作材料。写文章首先得有写作材料。假如你要写某人，你就得知道某人的事迹；你要写某事，你就得了解某事的发生发展的始末，前因后果。文章的

主题是作者对这些人或事的看法，你对所写的人或事不了解，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看法呢。所以说，没有写作材料，也就没有主题。人们常说写文章要“材料先行”，就是这个道理。初学写作懂得这一点很要紧，他告诉人们要想写好文章，首先就要深入生活，认真学习，在积累材料上下功夫。没有材料，只靠作者苦思冥想，是不可能写出立意深刻、主题鲜明的文章来的。

但有了材料并不等于就有了深刻、鲜明的主题，文章的主题是作者对写作材料反复研究，反复提炼的产物。一个人对某人某事有个看法并不难，难的是要看得准，看得深。古人写文章讲“炼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提炼主题”。要想使文章主题深刻有力，能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就需要反复研究，反复提炼。

我们应该怎样提炼主题呢？

第一，主题要深刻。

有个青年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秋夜”，写的是他晚上在阳台欣赏“月白风清”，“幽静迷人”的夜色的情景，文章抒发了他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愉快心情。但文章抒写的感情，大都没有超出个人得失的小圈子，文章的格调不高。他写好后曾经向别人求教，经过别人的启发，提高了认识，他用同一题目重新写了一遍。重写的文章，除了“月白风清”的夜色描写之外，通过联想，着重写了革命导师，著名科学家和劳动人民在夜晚工作的情景。文章最后写道：“夜晚是美丽的，同时也是宝贵的。在这幽静的夜晚，多少勤奋

的人们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们在为四化苦战，在为人类造福。此刻，我深深地感到，这些勤奋工作着的人们，是多么值得我们尊敬啊！”重写的文章，由于突破了个人狭隘的眼界，立意比原来就高得多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写文章不能浅尝辄止。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有个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所以不能随便抓到一个看法就下笔。要想主题深刻，就非要反复研究，反复提炼不可。平时人们常说“百炼成钢”，我们写文章也要有这种精神。

第二、主题要新鲜。

要使文章很好地发挥社会作用，作者必须善于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看法。新，是文章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唐代著名作家韩愈提倡写文章要“唯陈言之务去”。如果我们写的文章总是讲人人皆知的道理，弹别人弹过的老调，这样的文章还有谁愿意看呢？打倒“四人帮”后，徐迟同志以科技工作者、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热情歌颂了科技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对祖国、对人民的巨大贡献，在肃清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毒雾，使人们认识科学技术和科技工作者在实现四化中的巨大作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文章所以受到广泛注意，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能给人以新的启示和教育。有的人把这看得很神秘，认为自己做不到。其实，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并且注意在生活中多观察、多思考，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在我们生活中，新思想、新人物几乎处处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也会常常遇到，关键在我们是否留心并从中提出问题。例如华国锋同志